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李

延壽

柳元景

元景弟子

世隆

世隆子愔

愔弟憺

世隆從弟

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

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

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

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

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

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引也意以為罔

周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恭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可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中師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隴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出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

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首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口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拔靡魏軍之將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三景步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領步騎二千以走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_戰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

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

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竝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
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
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
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
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
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
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一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
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小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
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
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與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
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
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
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
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被寵遇恒慮及禍大宰江夏王義恭
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屈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
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

景與顏師伯等常相親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
有凶德內不能平好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
乃與師伯等謀廢而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
兵自出討之稱詔曰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
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一車
受戮容色恬然焉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
景送還襄陽於途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
宗成宗秀宗至七竝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
叔珍叔仁僧以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并

丁承宗

宗子墓竝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

劍三十人

孫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

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
留鄉里仕魏武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
誅光世南奔助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
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

勿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事

早卒世隆幼孤

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

衣之業及長好讀

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

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

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之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乘其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聞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非惜小歎而妻聞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確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沉瑒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

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眾同會都下

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

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

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
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
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
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
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
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
軍消息內外竝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
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放去不返劉瓛檄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

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
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
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
名母憂與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汝南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
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省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
嘗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在山崩齊亦於

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
軍三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
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
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
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
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
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與生為御史中丞

度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
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
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
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
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
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
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
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悛

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

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數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悛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實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嬪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為悛妻賞敬稷每詣悛必先相問夫人悛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悛因

得留目悛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
襲爵曲江侯

悛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
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愁元榮羊
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嘗狎子良嘗置酒後
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接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
曰卿巧越愁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須申

長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
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
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
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為目司司馬天

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攸之共定新律惲立性貞
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箴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
松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
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
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

再為具與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
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
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夫就以筆撞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
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
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
停輦父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
之賜絹二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
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碁使惲品
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卷惲

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
真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枚龜經性好鑿術盡
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
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都陽
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
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為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
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
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為岐州司馬惲弟愷

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
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愷與諸人
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
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
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
万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
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
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
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

喪以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
劭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未定
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
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甯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
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梁
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
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世
第二兄憚第三兄憚第四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
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秦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

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
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
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
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
刺史武帝思見其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

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
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塞是援見推搃督景素
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
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絃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
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
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毋斫仲
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
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
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
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行

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戰之
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汝公大連不
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景嘗不戰而軍
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若督一城
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景城
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
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
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
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乃
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命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始興

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
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其衆軍士咸欲
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
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
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
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啓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荊州刺史
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
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暹高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宣將

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琴於安陸
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啓告急于魏魏遣
大將楊忠接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汝于魏
魏相安定以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
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
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屢
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
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

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
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贛告之遂遇害
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
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
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
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
方喪梁不然何斯而有斯迹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李

延壽

劉勔 子俊 俊弟繪 孫孺 覽 遵 俊弟子苞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美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
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
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
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

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
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
希幸寡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
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
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
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正恚以賜孝祖孝祖負其
誠節陵轍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
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
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子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逼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
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
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
荊州會稽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
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
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
罪勛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
和雅靜素賞嗟欲請前世舊事事况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勛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勛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
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勛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

金城縣立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
沈伐陳瑄不剋以除勛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勛
既至隨官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勛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勛還都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勛以法裁
之勛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
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
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
息聚石蓄水髮髯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徃游之明帝臨崩
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
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青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勳使持節鎮軍將軍
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
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事平贈

司空謚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
為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為宋明
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
劉忱為臨讎改名俊馬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
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
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脩未畢而江水
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
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

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
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
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勛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
伏路次號哭求勛屍勛屍頂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
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勛為領軍素與勛善書壁言俊殷
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怒衆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
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
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
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驩宴叙舊博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

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之谷復厝意也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
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
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
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勛討
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勛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壘

甌函山銅壘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後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後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是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沂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丸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歷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俊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校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請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

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六曰大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靈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筆莫及丞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殯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後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二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愷繪等竝顯貴其

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 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悲耳因而歎歎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
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啟葬不資諸父奉
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有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輯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
了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
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
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
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
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
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
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
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
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
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
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

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允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孝綽字孝綽本名舟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苦于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老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稟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人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二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姝字為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杖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叟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

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嶽一適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

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此
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子邪從此
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孝
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
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
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
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
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
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嘗時稱之

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
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
三千隨前衛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
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
兄孝熊早卒孝儀奉養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
子朝夕共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
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
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
隋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司徒右長史第六

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竝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兼隸丹青竝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書寫瑱善書婦人竝為當世第一其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

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乃使媼妣示妃妃視畫思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處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陷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後至性過人公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人孝純中壽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比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

賈慶太守隨父入姚

武帝定長安軌休之比奔魏魏

以軌為荊州刺史襄

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

程整奉書規欲歸南

以殺 祖徐湛之父不敢歸

文帝累遣招納許以

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

之常置左右及軌死

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

中使酒數有過失太

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

秀小字天念 有意

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

或告太武郢 欲反

追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

秀常乘驛往 是時病

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

尋南攻因從及河先且

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

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成

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

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堂

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

武北還與爽俱來奔之

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

潁川二郡太守是歲示

一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

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出

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

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

礮不抄敗退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燕王

宣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

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

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

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

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

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

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以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武延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同爽已更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以悞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此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一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

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謔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搆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搆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
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
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
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
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具北携安都諸子
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
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
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
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為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傳靈越
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劭劭躬自慰諭詰其叛逆

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靈越曰昨公舉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
活動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
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
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二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索兒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
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
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備諱改焉安都以彭

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道來委身自結於高
帝帝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
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齊豫章二疑代守東府使
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大繫據石頭豫章王疑夜
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出言一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
尋為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
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徹之宋孝武征虜長史
琬勲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
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楊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

蕃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
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考
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勲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
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勲典籤謝道邁主帥潘
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
家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父子
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
以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勲號車騎將軍
府儀同三司令書呈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
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勲次第居三又以尋

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 甲器徵
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
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表顓梁州刺史柳元怙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表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
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
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表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狹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刺史
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顓馳書報琬

奉勸子勛即偽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
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
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
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
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鷄集
其幟又有禿鶩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黃閣柱鷓尾墮地又有鷓棲其帳上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
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
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

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
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
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
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
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
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文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
矢死沈攸之代為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
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
貞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
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
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
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
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
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
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
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
難以干朝典豈為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
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舩舸板
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
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
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
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
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
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顓更使
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
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
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
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
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
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
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弟乃被繫
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
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
暨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瀆
可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傳
道殺懷直取胡首籍有其功荆州聞漢湖平更議奉子

今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
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
不坳胡及長噫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
無不捷變甚巨 十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
帶語云劉胡 正

越南陽棄之

不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

襄陽

尤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

殺越於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

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盾

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
以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
以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祐有戰功
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
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
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
公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
一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
四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

一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
三鞭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
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
闕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
金童太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
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
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
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
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
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下北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
皆相顧失色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
獄死越善立此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
其後馬止營合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
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
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
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

南史列傳三十
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
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校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
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靈變校尉曹欣之驍騎
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兵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
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
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議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
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沈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
所生朱重人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圖書令史文

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
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
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
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
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
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
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
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
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
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

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
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
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
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財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
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
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
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
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
內殿與言譖酬接甚款賜以名器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

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
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為
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兇凶回隨從有功免
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
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
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
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
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

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
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微初桂陽王休範
為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回見休範可乘譟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
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
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
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
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眾
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
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暉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

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
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
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
以水交灑不自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
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
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
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
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
誅回既貴此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

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
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
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
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
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為幸
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繫稔惡盈旋至夷戮各
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
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列傳卷第三十

南史四十

